

青年叢書二二

民族英雄百人傳

青年出版社印行

782.1
3

38204

2:1

民族英雄百人傳 卷下

四九 火燒敵艦的陳邦彥

朔風炎天盡帝臣，都城金粟亦因陳。不見一矢曾遺敵，敢謂中朝尚有人？
野樹春殘巢燕燕，鮮原日暮泣幽燐。獨憑詩壑酬君父，曾否當年悟徙薪。
榆關春色草芊芊，列騎如雲臥戟眠。不向運河留一線，有誰飛輓佐三邊？
西涼士馬終懷晉，索部魚羊解擾燕。南北安危憂不細，早騰優詔到居延。

這兩首律詩題名開變，是明陳邦彥所作。

陳邦彥字令斌順德（今廣東順德縣）人。他是一個真氣豪邁的人。他少年的時候，他和同鄉黎遂球歟必元陳子壯組南園詩社，造與復社聲氣相聞。陳邦彥說是一個熱



遠的地方，但經他們這一班人努力的效果，這所謂「瘴癘之鄉」的荒原文化水準，也漸漸就高起來了。

他對於異族的憎惡與反抗。是時時表現在他的詩裏。在他的崖山弔古詩云：

萬古煙波接渺冥，雙峯如闕控重溟。草藏宋血還餘碧，浪洗胡塵尚帶腥。

魚腹有靈迎玉璽，龍髯無路樹多青。中原極目今戎馬，憑弔先朝一涕零。

當時將李成棟圍桂林的時候，他便在廣東高州起兵，並約陳子壯起兵歸州，張家玉起兵東莞，三路會合襲廣州，以圖牽制包圍桂林的清軍。其時海上英雄馬元生和白旗軍黃信林等，偵知廣州兵力單薄，亦聚眾數萬人突向廣州進攻。這時清廣東總督佟養甲，躬冒矢石，督兵守城，並急調李成棟回兵來援。當李成棟未到之前，城內的指揮官楊可觀原和陳邦彥等約好將為內應，可惜事機不密，被佟養甲所殺。這時子壯邦彥正在圍攻廣州不克，他們聽到李成棟援軍快到了，乃伏兵迎襲李成棟於禺珠州，乘風高潮湧之時，利用火艇燒毀了敵人的戰艦數十艘。清兵正將退却，不幸忽然風轉潮回，猛烈的火

焰反向民軍方面焚燒來了，於是剛才戰勝之局，乃爲之一變，陳子壯也就在這一場惡戰中殉國了。至於陳邦彥呢？他看到自己的火伴子壯已經戰死了，他就退保清遠，想藉一個據點與清兵作頑強的抵抗，但他還沒有佈置就緒，敵人就追蹙而至，他率領部下數十人和清兵開始激烈的巷戰，他的肩上發鏢中了三刀，但他仍不肯退下，最後他的部下漸漸死完了，他躲避到城內的朱氏園中，這時已經夜了，他想到和自己共同起兵的英雄不知道那裏去了？在蕭蕭的風聲裏遠遠傳來胡馬悲鳴之聲，於是萬緒千愁湧上心頭，他就提筆在亭壁上題：「無拳無勇，無飭無兵。聯袂山海，矢佐中興。天命不佑，禍患是嬰。千秋而下，鑒此孤貞。」數語。

題畢，將拔刀自殺，而清軍的邏卒已經趕到，把他捕去。清軍誘他降順，他始終不肯，他在獄中，曾賦詩表明他的志願，和他起兵抵抗清兵的決心。

其「獄中步文丞相韻」一詩云：

生涯少壯但傳經，通籍纔聞兩歲星。鄉國愁看歲隕籜，室家寧計問飄萍？

萬言舊疏憑誰乙，五木嚴刑拚備丁。泉路若逢文信國，不知雙眼可垂青？
其「獄中自述」一詩云：

三歲承恩桂海濱。何期國步倍多迍。室中自起金戈聲。天外俄驚鐵騎塵。
入夢翠華頻想像，招攜烏合每逡巡。經年辛苦何補？應隨皇明有死臣。
他不但不肯降，就是清軍送來的飲食他也是不肯受用。這樣他就和宋朝的謝枋得一
樣活活的餓死在廣州了。他在臨死之前，還做了一首臨命歌云：

天造兮多艱，臣也江之端，書生漫談兵，時哉不我與！
我后兮安在？我躬兮獨苦！匡山多忠貞，先後昭千古。

五〇 率子巷戰的侯峒曾

烈烈侯夫子，負節本奇特。十載龍邱官，抗志衆莫測。西江富文
章，衡鑒饒奇識。三覆陟祀時，聲韻倚雲霓。步瀛揚中天，終經
暗無色。疊疊榮陽城，糾糾墨翟力。環塹方及泉，子魚殉社稷。

公語兩子前，生死義各得。兩子泣相從，之死矢靡慝。外絕晉書

疏，內竭風餐食。重關拉運鹽，居處填荆榛。尋說一門士，九原

同羽翼。所惜蘭蕙摧，沈寃處同極。

這是明夏允彝的「哀侯京兆嗣曾」詩。

侯嗣曾字豫瞻，號廣成，嘉定（今江蘇嘉定縣）人。也是天啓元年的進士。初任吏部郎，後來做到廣東參政，不久又升他爲順天府丞，但尙沒有赴任，都城就失陷了。

在北都陷落以後，他就隱居在故鄉嘉定的一個小小的市鎮中。那裏有雲鶴沉沉的遠山，那裏有微波盪漾的湖沼，鄉村的生活，美麗是夠得上了，然而國家正在危急存亡的關頭，外有強敵，內有流寇，能容許他過這種清閒的生活嗎？能容許他去棄救國救民的责任嗎？不，決不能的。他是一個忠義奮發的奇男子，雖然晚身子住在鄉村裏，而他心却時時刻刻不忘自己的國家，自己的民族，和君父不共戴天的大難。其中申除夕感懷二詩，即係悲憤填膺之作。

踏夜真除異往年，層頭備盡淚如泉。漢家伏臘遵舊俗，晉代衣冠語後賢。

幾極間誰扶日月，新亭應共望幽燕。非關守處通青瑩，莫如題花媚遠天。
身世孤危實萬端，依然卒歲夜將殘。豺狼在邑元間數，鴻鵠承標別有歡。
華尊自歌門子際，泗梁還擬領人寬。忽思國步餘勝熱，不撥紅爐亦不寒。

及福王在南京即位，任命他爲「左通政」之職。但他覺得南京的「小朝廷」是不是以有爲的。而且馬阮一流的人物，攬權納賄，只要有錢，就可以做官。所以常時有「職方賤如狗，都督滿街走」的話。而福王的爲人又庸愚荒淫。「萬事不如杯在手，一年幾見月當頭」，（福王宮中的楹聯）他們只知求眼前安樂，對於國計及民生統統拋棄不管了，像這樣一塌糊塗的政府，庸愚荒淫的皇帝，還配圖復興嗎？配談抗戰嗎？侯峒曾早已看到這點，所以就辭職拒絕了福王的徵召。

聖安光元年閏六月，清兵數萬逼近嘉定。這時候侯曾正在鄉間練兵，他接到清兵渡江，嘉定被困的信息，他馬上帶領他的兩個兒子元演元淑和已經訓練好了的壯丁，開進

嘉定城內。那時守城的是黃淳耀淵耀兄弟，和他們的朋友張錫眉、董國圖、馬元調、唐全昌、夏、鼓、人。他們聽到侯朝會父子來了，高興的很，城裏的百姓也都歡呼道：「侯公來了我們就不怕了！」他到了之後，城內官民就在明倫堂開了一場軍民大會，一致推舉他做盟主。在起先這裏的官民，原有的主張投降，有的主張棄城逃避的，等到侯朝會來到，大家的胆子壯起來，就主張堅決固守了。

既然決定了固守嘉定城，他們就開始分配職務和防守計劃。黃淳耀是住在清涼寺裏担任參謀的，侯朝會則與張錫眉董國圖唐全昌四人負責把守城門。下餘的人，則担任巡查和運輸的任務。佈置剛剛定了，明朝的降將李成棟已領清兵進到城外，就開始了劇烈爭奪戰。這樣與敵人相持了一個多月，敵人始終沒有將城攻破。清兵知道嘉定城不會短時間工夫所能攻得下的，就要解圍去了。

那時駐守吳淞的總兵官吳志葵是和侯朝會黃淳耀有着一很好的交情，聞言為的迅速將清兵擊退，便派人前去乞師，志葵自己沒有來，就派了游擊將軍蔡祥率領七百多人往援。

嘉定，不想蔡祥是個粗豪的莽將，他不懂得戰法，只是一味地冒險前進，所以他的兵剛剛開到嘉定城郊，就遭遇到清兵猛烈地襲擊。他究竟是缺乏作戰經驗，所以一經接觸，他的兵就立刻潰敗了。

這樣一來，清兵不但不肯退了，反而加緊了攻城的勇氣。正在情勢危急的關頭，偏那天又下起雨來。傾盆的暴雨，整整下了三天，不用說溝溝壕壕，就是平地也積水數尺。城牆被洪水激蕩，又大雨淋着，不久西城的角隅，忽然被水冲毀了。

城牆的被水冲毀，給了敵兵進攻以極好的機會。李成棟是矢志要奪取嘉定的，得了這樣的機會，就開始猛攻，藉着大砲的掩護，果然從城的缺口衝進來了。侯嗣曾見到敵兵攻進來，就督兵拚命抵禦，雖然士兵死亡了很多，侯嗣曾却一點都不恐慌，仍然繼續死戰，指揮着他的兩個兒子與敵兵短兵相接，開始巷戰，結果殺了一天一夜，直至宵中丁三箭，他還不肯退却。鄉民們看他實在不能夠支持了，纔要挾他退下去，但嗣曾執意不肯，說：「我已立誓固守嘉定了，城存與存，城亡與亡，現在城已被敵破了，敵

我那裏去呢？」一聲話，拜別了自己的家門，就投身池水，但池子的水很淺，他並沒有絕氣，敵兵就到了，用鉤把他釣起來，將他殺死。他的兩個兒子元演、元瞻，看見父親是殉國了，他們兄弟二人，就互相抱着，雙雙跳水死了。漢奸李處棟痛恨他父子抵抗，不肯早降，便割下他們父子的頭來，題了「元兇」兩個大字，懸掛在城門樓上。其後年輕的民族戰士夏完淳曾做詩弔他們，題曰「禮侯」，這雲俱兄弟。廷道就是元演，雲俱就是元瞻。詩云：

春城烟霧曉陰陰，俯仰斜陽弔古心。萬里河山猶故國，九京風雨自關心。

欲知真主觀司赫，未見孤兒屬羽林。鶴唳華亭人歿後，河橋一曲淚沾襟。

相傳當時嘉定城裏有一位姓金的秀才見侯嗣曾父子被殺，心中十分憤慨，就在一天深夜裏，悄悄跑到城門樓上把嗣曾父子的頭偷下來，用錫帛包裹，藏在自家的筐子裏，每午到了寒食，就把頭取出來，酌酒祭奠。及到時局漸漸安定，清軍爲的要討好百姓，便允許守城殉難烈士的家屬收屍葬埋，嗣曾的叔父便把嗣曾父子的屍體也收回來。正

要預備入殮，忽然聽到一陣悲慘的哭聲，從遠遠奔來，大家正自奇怪，忽見一個少年背負一個篋子走進來，這人就是「盜頭」的金秀才。侯家是不知道的，金秀才打開篋子，原來就是侯嗣曾父子的頭，家人痛哭一番，就把嗣曾父子的頭與身子縫合起來，葬在嘉定縣外的近郊。

當嘉定城破時，殉難的很多，黃淳耀淵耀兄弟自縊在清流寺，舉人張鵬眉、黃眉圖、龐用廣、夏雲蛟，唐全昌也都做了殉國英雄。在城的北門有一個朱姓的商人，是個富有民族意識的，他在守城時候，曾把自己的家財獻給國家，等到城破以後，他不願做異族的奴隸，就把一家大小統帶到一隻船裏，沉到底。

侯元清的诗，多慷慨激昂之作，其二月十四日夜一詩，尤聲韻悽愴，茲錄之如下：

臨江祠會學魯迎，奉親懷許託山田。翻飛風景驚烏鵲，感激心情泣杜鵑。

一代文章傷節義，百年鄉井愧生全。誰知此夜青天好，鬼出月正圓。

五 力守績溪的金聲

碧血何曾瀾，丹心不可侵。誰人作馬角，舉子豈羅衣。
半數留吳起，羣奸竊魏歸。香篝裝髮出，長向海山歸。

這是明倫開元的詩，題目吳門與金正命夜吳。「正命」就是金正命。

他是休寧（今安徽休寧縣）人，崇禎元年進士，初任翰林院編修。後來做到山東按察使，當南京陷落的時候，他與門人江天一訂誓了兩千多韻語，約定日子，在高興的像前宣了誓，就率領着士民奔徽州去了。他們起兵之後，以徽屬各縣只有績溪一縣，交通便利些，就在績溪縣築了一座很大的城堡，派道兩千多個壯丁，屯成在那裏，於是寧國的邱祖德，涇縣的尹民興，徽州府湯顯，貴池的吳應傑，都派代表來到聯絡，還績溪居然成了策動皖軍的中心地方。於是金正命令各路出兵，收復寧國，旌德，涇縣。從此皖軍聲勢大振，他們的實力也就一天一天的充實起來了。

他們的聲勢越大，就越招敵人的注意，果然調兵來攻績溪了。江天一等到敵兵進逼城郊，就登城奮力抵禦。月餘，潛兵終於不能將這小小的績溪攻下，眼看就要解圍去了。

沒有祖國的漢奸是最可恥的，最可痛恨的。明朝的降將張天祿原是陝西榆林的流寇，這時他已做了清軍的總兵，他對綏遠的地形是很熟悉的，他知道要想攻佔綏遠，不必從正路進兵，如果能抄過新嶺，從側面進兵，又便利，又省時。並且他知道守新嶺的兵很少，而主將是一個儒夫，有這樣好的機會，所以就決定從新嶺進攻綏遠了。果然清兵一到，守新嶺的就聞聲逃避，清兵就很容易地進到綏遠的近郊了。

此外尚有漢奸黃樹，綏遠人，曾任明廷御史，此時已投降清朝，接受偽命，他爲的要獻媚他的新主人，就自告奮勇，立下單取綏遠的軍令狀，於是他就跑到綏遠城外，大聲向守城的士兵叫喊，詐稱是援兵來了。金聲在城上望着他沒有頭髮，一切還是明朝的衣冠，並且他帶領的兵很少，以爲他有真的援兵到了，就下令開城，誰知他竟是一個跑來賺取城門的漢奸呢！

城門打開了，化裝的敵兵，蜂湧進來，金聲拔刀自殺，沒有死，被清捉住，他大叫道，「我就是金聲，百姓們守城，是我的主意，你們千萬不要殘殺他們一個，就是將我

「千萬萬，也所甘心！」清軍聽了他的話，很受感動，送他到南京去見洪承疇，洪承疇是金聲的同年，待他很尊敬，並與求他降順，替清朝收復江南。這時金聲的門生江天一已先到那裏，同受審訊。他看到金聲低頭不言，以為他老師軟化了，就大聲說道：「流芳百世，遺臭萬年，千古之下，在此一時！」並大罵洪承疇道：「你是前朝的大臣，國亡了不肯死節，反身事仇，今天又來誘人失節嗎？」洪承疇聽了他的話，勃然大怒，立命左右割斷天一的舌頭，拔掉天一的牙齒，但天一无不害怕，仍然繼續罵。接着金聲也起來罵道：「崇禎皇帝是你的君，現在到那裏去了？你的父親在泉州，也因為你投降敵人，憤恨而死！像你這種無君無父的，還配作人嗎？」這時洪氏內心慚愧，神情沮喪，雖然受了辱罵，還是不肯殺他，並對他說：「你如果不願降順，做和尚好嗎？」金聲還是允，只求一死，因此師生二人同時殉節。

他們殉節之後，黃道周，夏完淳，都曾做詩弔他們。黃道周的「過新嶺」詩云：

殘棋睡手已難工，又是論人成敗中。但願丹心何所用，一時張眼念臧洪。

金聲在臨川之前，曾做這一首絕句詞，見陳田的明詩紀事。江天一曾有拜御史大夫

景公墓詩云：

發質原來即致身，不因富貴喪吾真。無寧甲冑無榮爵，湯武衣冠有愧臣。

斯言死猶爭順逆，孤臣氣已歷星辰。山從徑仄鳥蹄急，疑是魂歸志未伸。

金聲遺有題過山溪詩於石壁一詩，天一也知了一首，想其蒼涼，表現出浩然無比的

氣度，其詩云：

孤忠功勳壯肝腸，忍見中朝失主綱。九死難酬忠烈廟，一師未濟負南陽。

山勢巉巖難再見，泉聲嗚咽若哀傷。相從忠烈惟磐石，厲鬼驅車帶帝鄉。

江天一和詩云：

乾坤傾覆幾剛腸，欲飯天廚復戕肌。日月暗中情北溯，旌旗海上望南陽。

平生力竭猶甘死，新報更添了未傷。共矢文山終全節，直應長笑謝家鄉。

居於溪好釣路無飛

剛進行吟久不歸，修門得信喜先歸。中華早已傳真報，死日方知定是非。

彩筆更枯湘水竹，清風來盡首山薇。斯文萬古將誰屬？共惜袁州老布衣。

這詩是顧炎武做的，題曰「路光祿書來言江南的好景沒一時死詩以歡成篇」。『路

光祿』就是路澤溥，他是路振飛的兒子。他是一個懷義的人，救過顧炎武的性命，所以他們兩人的感情特別來的要好。他父親一生，致力於除奸復國的工作沒有達到目的，憤憤而死，所以澤溥終身不肯去做清河的官吏。他一度爲唐王的中書舍人，可隱居在太湖的東山，整整過了三十年，故顧炎武給他的詩云「蕭瑟年深伴倡優，清霜偏慘澹毛衣。自從一上南枝宿，更不回身向北飛。」

路振飛字見龍，號皓月，廣平曲周（今河北曲周縣）人。他是天啓五年的進士。當他做涇陽縣知縣的時候，正值魏忠賢亂朝綱，嚴厲舉擢，一般趨奉是勢的胥小們，爲討好魏閣，就投書上知縣在地方爲魏忠賢建立生祠，路振飛是一個有氣節的人，不肯去獻媚魏閣嗎？所以他首先起來反對。這樣就被魏忠賢排擠掉了。然而他雖然丟了官，

但老百姓們對他的感情是越發的好。當他離開涇陽縣的那天，老百姓遮道痛哭，不肯讓他走。事後家家畫了他的畫掛起來供奉。良吏的下場，是夠感人感動了。

當流寇李自成破潼關進攻京師的時候，他正做著淮安的巡撫。他見到流寇將蔓延到黃河兩岸，於是派金聲桓等十七將扼守黃河沿岸各重要渡口，並調重兵駐防徐州。同時他知道要增加抗戰的力量，非動員民衆不可，於是他親自率領義勇的七十二坊代表，使他們各自組織義軍。內部是這樣的編制，每家抽取壯丁三人至五人，所用的刀槍劍戟，都歸公人自備，並且每一坊推舉兩個公正廉明的牛員（秀才）做正副社長，一個舉人做監督。編制好了，就白天操練，夜裏巡邏，這樣日夜不停的訓練，兩三個月後，居然能操練陣了。

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時局一天一天的緊張起來。張獻忠隔一壁，自天而降，滿清朝馬的鐵蹄，既踏破了北京，掃蕩了華北，眼看就要渡過黃河來了。路振飛覺得時局這樣緊張，就急調練好的壯丁隊，除了一部駐紮鄉村之外，統統開到懷裏，擔任守城的重任。